

總統府否認背叛杜特地

本報訊：馬拉干鄺官週五否認背叛指控。此前，總統府協助國際刑警組織執行國際刑事法院對前總統杜特地發出的逮捕令時。

總統府新聞官卡斯特洛副部長（Claire Castro）表示：「如果我們細想，總統並沒有背叛任何人，因為我們只是執行自己的法律。」

她補充說：「因此，政府要違背自身的法律恐怕更難，所以若是基於與國際刑警的合作來執行法律，那就談不上背叛任何人。」

卡斯特洛早前表示，政府的行動是正規的，並依據第9851號共和法令或菲律賓違反國際人道法罪、種族滅絕罪及其他反人類罪法執行。

她表示：「碰巧的是，國際刑事法院有一宗未決的案件，我們只是依據第9851號共和法履行義務，特別是該法第17條，其中明

確規定，當有適用的引渡法或條約時，當局可將在菲律賓境內的犯罪嫌疑或被告引渡至適當的國際法院或其他國家。」

在杜特地被捕後，曾在具爭議性「禁毒戰」期間擔任菲國警總監的參議員黎拉羅沙（Ronald “Bato” dela Rosa）指控總統小馬科斯「背叛」了杜特地。

黎拉羅沙聲稱，小馬科斯曾向他保證，絕不會與國際刑事法院合作，因為該國際法院可能也會對其家族成員採取行動。

黎拉羅沙早前表示：「別擔心，我絕不會與國際刑事法院合作，因為在你們之後，下一個會是誰？可能就輪到我們了。」這是他對我說的話。」

他補充說：「感覺被背叛了，這是極致的背叛。」卡斯特洛對黎拉羅沙的指控予以否認，表示小馬科斯政府「急於」逮捕杜特地的說法並不屬實。

卡斯特洛表示：「這可能只是他的個人

觀點，因為他自己也擔心是否會對他發出逮捕令，這種感受是很自然的。」

她補充說：「但我們只是依法執行。當逮捕令透過國際刑警送達時，我們才執行了相關程序。因此，不能說政府迫不及待要逮捕前總統杜特地。」

卡斯特洛進一步澄清，國際刑警與司法部皆持有杜特地逮捕令的紙本文件。

在另一場訪問中，刑偵組總指揮官托雷（Nicolas Torre III）證實，杜特地的律師黎爾格拉（Martin Delgra）已簽收該逮捕令的紙本副本。托雷表示：「確實有紙本文件……這是無法否認的，因為黎爾格拉律師已簽收該文件。」

大法院早前已責令在杜特地人身保護令請願案中的被告政府官員，於24小時內提交回應，解釋為何不應簽發該令狀。

卡斯特洛表示：「這是大法院依法進行的正當法律程序，以確保另一方有機會陳述

意見。因此，政府在收到命令後，將透過總檢察長辦公室作出回應。」

代表受害者家屬的律師布圖揚（Joel Butuyan）早前表示，國際刑事法院可能會對杜特地政府「禁毒戰」期間的殺戮事件相關的「共犯」發出更多逮捕令。

對此，卡斯特洛表示，總統府目前尚未收到國際刑事法院可能發出更多逮捕令的任何通知。週二上午，當局依據國際刑事法院就杜特地政府在禁毒戰期間涉嫌犯下反人類的罪行發出的逮捕令，逮捕了前總統杜特地。

當晚，押送杜特地的飛機自菲律賓濱起飛，前往荷蘭海牙。

週日凌晨（菲律賓時間），杜特地進入海牙監獄機構或斯海弗寧恩監獄，他將在此羈押候審。

杜特地3月14日首次在國際刑事法院通過視頻出庭。

國際刑事法院抓了杜特地七年，最後多虧了小馬科斯……

陳相秒

國際刑事法院作為政府間組織和國際法庭，並非聯合國機構或國際法院的一部分。雖然曾經對包括俄羅斯總統普京、以色列總理本雅明·內塔尼亞胡、以色列國防部長約阿夫·加蘭特等政要發出過逮捕令，但成功的案例寥寥無幾。除非得到締約國和某些非締約國的支持，否則所謂逮捕令幾乎只是一紙空文。

因而，此次對杜特地的逮捕行動之所以能成功，顯然離不開小馬科斯政府的支持和協助。菲律賓政府的同意是國際刑事法院進行調查和逮捕杜特地的前提。

這一點從本案的進展可以窺見。按時間進度，國際刑事法院對杜特地的調查經歷了三個階段，這三個階段層層遞進，反映出小馬科斯政府立場的變化。

階段一：僵持（2018年-2022年）

國際刑事法院針對杜特地涉嫌「反人類罪」的調查早在2018年2月就已啟動。這一事件的起因之一包括菲律賓前國會議員特里連尼斯（Antonio Trillanes IV）在內的部分人士，在2017年就向國際刑事法院提出了調查請求。但在杜特地主政及小馬科斯上台初期，菲律賓政府並不願意接受國際刑事法院的調查，因此雙方事實上處於僵持狀態。

2019年杜特地在任期間，菲律賓退出《羅馬規約》，以此作為對國際刑事法院無端指控和啟動調查程序的抗議。但國際刑事法院的調查並未因菲律賓政府的不滿而停止。2018年3月，國際刑事法院聲稱，菲律賓退約並不影響對杜特地的調查，而實際情況並非如此，有關調查進展緩慢甚至一度停滯。

按照《羅馬規約》有關管轄權的規定，除非聯合國安理會提交案件，否則非締約國的同意，是國際刑事法院檢察官在領土內進行調查的先決條件。杜特地政府的嚴詞拒絕和「退約」使得國際刑事法院的調查並不順利。經過前期的初步調查，2021年5月，國際刑事法院檢察官辦公室再次請求預審庭授權展開調查，並在當年9月15日獲准，由此開始了案件的正式調查程序。

但2021年11月，負責案件的檢察官通知預審庭，菲律賓根據《羅馬規約》第18(2)條要求推遲調查。7個月之後，當時杜特地臨近結束任期，國際刑事法院檢察官辦公室向預審庭提出恢復調查請求。在經過一段時期的協同之後，2023年1月，預審庭最後同意全面重啟調查的申請。

階段二：突破（2023年-2024年底）

小馬科斯政府上台之初，曾公開拒絕國際刑事法院對菲律賓擁有管轄權，並表態不會配合對杜特地的調查。但隨著「馬杜組合」出現嫌隙，特別是兩方矛盾日益凸顯，小馬科斯對本案的態度經歷了從明確表示拒絕配合到支持甚至協助的大轉變。

2023年針對國際刑事法院拒絕菲律賓提交的暫停調查請求之後，小馬科斯指責國際刑事法院干涉和攻擊菲律賓國家主權，對菲律賓是否有管轄權存疑，並稱將與國際刑事法院「斷交」、停止一切聯絡。然而，自2023年底、2024年初，小馬科斯政府的立場開始鬆動，對國際刑事法院的態度更是變得曖昧。2023年11月小馬科斯聲稱正在考慮讓菲律賓重返國際刑事法院。2024年初，小馬科斯雖仍然堅持拒絕配合國際刑事法院調查，但菲律賓司法部長卻公開表示，「若遵循法律程序，政府可能會允許國際刑事法院進行調查」，二者唱雙簧的跡象顯露無遺。

菲律賓國會參眾兩院也開始對杜特地死揪不放，甚至邀請杜特地出席聽證會，就所涉案件進行陳述。參眾兩院最後認定國際刑事法院的指控並非子虛烏有。

比如，眾議院人權委員會主席比恩韋

尼多·阿班特認定杜特地在禁毒戰爭中導致無數人死亡，涉嫌犯下「反人類罪」，參議院人權律師切爾·迪奧克諾在2024年10月的聽證會之後，也聲稱杜特地的供述已經「承認」對其指控。眾所周知，眾議長是小馬科斯表弟，是其堅定的支持者，因此眾議院的態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小馬科斯政府的態度。

階段三：調查和逮捕（2024年底-2025年）

2024年11月，小馬科斯政府完全推翻之前的立場，首次明確表示：「政府有義務將紅色通緝令視為需要遵守的請求，在這種情況下，國內執法機構必須給予充分合作」，「如果國際刑警組織提出要求，總統辦公室願意考慮移交杜特地」。

就在杜特地被捕之前，有關國際刑警組織對菲律賓前總統杜特地發出紅色通緝令的消息不脛而走，且菲律賓國家警察進入高度戒備狀態，提前部署至少7000名警察嚴陣以待，這系列動作表明小馬科斯政府已經做好配合國際刑事法院逮捕行動的充分準備。

媒體傳言，這7000多名警察全城搜捕杜特地，而事實上杜特地本人在香港就表示「已做好可能被逮捕的準備」，不僅已經隱約感覺到國際刑事法院即將動手且並無逃避的打算，因此小馬科斯政府提前部署警力實質上是防止發生大規模騷亂。特別是杜特地在馬尼拉的尼諾伊·阿基諾國際機場被捕後立即被送往維拉莫爾空軍基地，而這個基地是專供菲律賓總統及外國政要來訪使用，警衛級別相對較高，這也是小馬科斯政府防止杜特地支持者干擾逮捕行動的事先安排。

菲律賓政府態度的大轉變為國際刑事法院的調查和逮捕行動取得實質性突破提供了契機，並促成了在馬尼拉的火速逮捕並轉移行動。

ICC對杜特地指控真相撲朔迷離

國際刑事法院檢察官辦公室以「反人類罪」對杜特地展開調查並逮捕，其中具體指控包括：謀殺、酷刑和強姦。國際刑事法院指稱，杜特地在擔任「納印敢死隊」（Davao Death Squad）負責人期間，以及隨後在擔任菲律賓總統期間，根據一系列政策針對平民實施了大規模的系統性攻擊。

此類襲擊持續了數年，並造成數千人死亡。國際刑事法院據此認定，杜特地通過並聯合其他人，同意殺害被他們認定為疑似罪犯或具有犯罪傾向的人，包括但不限於毒品犯罪者，最初是在納印，隨後是在全國範圍內實施。

國際刑事法院搜集的所謂「證據」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國際刑事法院前期已經進行大量公開甚至秘密的調查，手中握有部分所謂「受害者」的指控甚至「證詞」。

據菲律賓前國會議員特里連尼斯在2024年4月透露，國際刑事法院調查人員直接聯絡了超過50名現役及前菲律賓警察。部分控訴者稱，杜特地沒有按照「法律規定的正當程序」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正當權利，導致數千人死亡，包括兒童。據國際刑事法院稱，杜特地擔任菲總統期間，大約有12000至30000名平民因毒品戰爭被殺，大多數受害者是來自貧窮群體，包括被警察或身份不明的襲擊者槍殺的。

第二，菲律賓國內已有的調查和判例，有助於佐證國際刑事法院搜集到的證據。小馬科斯上台後，菲律賓政府相關部門曾就「毒品戰爭」導致的反人類罪進行調查，並對部分參與行動的警員提起訴訟。比如，2022年8月，菲律賓司法部啟動對呂宋島的250起涉毒槍殺案展開調查，並以涉嫌非法殺害9名非涉毒人員為由，對30多名警察提起訴

訟。

同時，菲律賓國會參議院曾在2024年邀請杜特地參加聽證會，而據出席聽證會的參議員和眾議員事後反映，杜特地的陳述證實了對其「反人類罪」的指控。按照《羅馬規約》，菲律賓有義務將這些已經調查取得的證據提交給國際刑事法院，而這些證詞和案件判例將為國際刑事法院的審判和定罪提供直接的支持。

第三，菲律賓國內部分人士的主動投案和提供證據。國際刑事法院的調查並非「自作多情」，而是基於前期部分菲律賓人士向國際法院提起訴訟請求。比如，菲律賓前國會議員特里連尼斯就是在2017年向提出調查杜特地的人士之一。伴隨著杜特地被捕，特別是小馬科斯政府的態度轉向支持，部分對杜特地「毒品戰爭」不滿的菲律賓人將藉機主動向國際刑事法院提供線索和證據。

同時，部分參加毒品戰爭的警察出於自身受到牽連甚至「將功贖罪」的心理，也將主動「投案」，出面「作證」並指控杜特地。

但有關杜特地是否犯有「反人類罪」的事實並不清晰。杜特地執政期間，發起了前所未有的反毒品戰爭，深得民心，對政治菲律賓國內的治安環境也確實起到了根治的效果。

毒品犯罪、腐敗和貧困是菲律賓社會經濟發展的三大痼疾。根據2016年的統計數據，全球大麻約七成產自菲律賓，菲律賓全國一度活躍著大約13個跨國販毒組織和175個本土販毒集團，「癮君子」數量更是一度高達370萬。警察部門和販毒集團利益捆綁的現象更是屢見不鮮。比如，2016年8月，時任菲律賓國家警察總長德拉羅薩就曾透露，約300名警察涉嫌涉及毒品交易，包括把突擊隊沒收的毒品佔為己有並販賣，或暗中為販毒集團的生產與分銷活動提供保護。

據菲方警察部門統計，杜特地上任第一年擊斃超過2000名涉毒人員，犯罪案件數量較上一年減少約9.8%，社會治安明顯改觀。同樣，杜特地主政的納印市在其治理之下，毒品犯罪率下降了約75%。杜特地的鐵腕手段為其塑造了硬漢形象，備受基層民眾支持，2016年底其民意調查支持率更是因此高達77%。部分菲律賓人雖贊同杜特地毒品戰爭的手段過於簡單粗暴，但這並不足以構成「反人類罪」的犯罪要件。

根據《羅馬規約》，反人類罪是指「廣泛或有系統地針對任何平民人口的攻擊」。但杜特地發動「毒品戰爭」，一方面並非針對普通平民而是打擊犯有毒品罪的人員，另一方面被認為「含冤」的人士是否涉毒的事實並不清楚。

菲律賓國內政治平衡已被打破

家族政治是菲律賓國內政治格局的重要特點，起源於16世紀中期以後西班牙和美國的殖民統治。經過一輪又一輪的興衰輪替，目前仍然活躍在菲律賓政壇的政治家族超過260個。這些大大小小的政治家族各據一方，通常長期掌控當地執政權，甚至可以視為是在民主體制之下的「世襲制」。比如，杜特地家族就一直佔據納印市主要領導職位，杜特地本人及其女莎拉和小兒子保羅，杜特地先後擔任市長或副市長。

馬科斯家族也不例外。小馬科斯的曾祖父開始在北伊羅戈省地區建立政治勢力，曾是西班牙殖民時期巴塔克省（Batac，北伊羅戈省的一部分）的總督，祖父馬裡亞諾·馬科斯（Mariano Marcos）開始進軍國會，其父親費迪南德·馬科斯（Ferdinand Emmanuel Edralin Marcos）先後擔任菲律賓國會參議院議長和總統，把持菲律賓政壇長達20年，馬科斯家族的權勢也因此達到巔峰。自1986年

逃亡美國，馬科斯家族一度在菲律賓政壇淡出，直到1991年重返。小馬科斯母親伊梅爾達、姐姐伊梅·馬科斯及其本人憑借在北伊羅戈省的基礎，試圖恢復家族在菲律賓政壇的影響。菲律賓的主要政治家族彼此相互掣肘，輪流執政。除了曾依靠軍隊支持獨攬大權的馬科斯家族外，這些政治家族在漫長的歷史實踐中慣性地形成了均勢。2016年的總統大選結束了阿基諾家族的執政歷史，杜特地家族橫空出現，一躍成為菲律賓的主要政治家族。

2022年的總統大選中，杜特地支持小馬科斯競選總統，並讓民意調查支持率更高的莎拉擔任競選副總統，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杜特地試圖同馬科斯家族進行政治利益交換的計劃，為莎拉2028年競選總統、延續杜特地家族政治勢力做鋪墊，同時也有意消除其他政治家族對杜特地家族一旦長期把持朝政可能打破政治勢力平衡的疑慮。

國際刑事法院的逮捕行動對杜特地家族的政治勢力無疑是致命一擊，而菲律賓國內的政治家族勢力平衡也徹底被打破，馬科斯家族一家獨大的局面在所難免。

預計，國際刑事法院對杜特地的指控大概率將被坐實。

一是杜特地及其女兒雖然指出國際刑事法院對菲律賓沒有管轄權，但根據《羅馬規約》，非締約國同意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對杜特地提起訴訟並做出判決。國際刑事法院目前主張具有管轄權的理由是——對杜特地的指控「罪行」發生在2019年之前。但從小馬科斯團隊曖昧的態度看，菲律賓政府並不排斥同意國際刑事法院具有管轄權。

二是國際刑事法院必然需要拿杜特地的案子樹立威信。近年來，國際刑事法院對多個國家的政要發出逮捕令，但無一不遭到「蔑視」，甚至因對以色列領導的指控而遭美國制裁。因此，國際刑事法院需要迫切希望「坐實」對杜特地涉嫌違反「反人類罪」的指控，強化國際社會對其信心。

三是小馬科斯也將為國際刑事法院提供力所能及的協助。杜特地的「反人類罪」一旦被坐實，其女兒莎拉的民意支持將受影響，甚至杜特地勢力集團的部分成員將叛逃或「倒戈相向」，杜特地家族對小馬科斯的挑戰也由此消除。

與此同時，菲律賓眾議院對莎拉的彈劾案將在今年6月中期選舉後迎來最終結果。按照菲律賓法律規定，三分之二參議員同意就可通過對莎拉的彈劾。在新一輪的中期選舉中，小馬科斯支持的參議員候選人擁有明顯的支持率優勢，因此菲律賓國會參議院極大可能也將落入小馬科斯政治勢力集團。一旦小馬科斯控制參議院，坐實對莎拉的彈劾無疑最符合其利益訴求。

在菲律賓的主要政治家族中，阿羅約2023年11月被解除眾議院職務之後，其家族勢力早已一落千丈。阿基諾家族也因為阿基諾三世去世而成昨日黃花。杜特地家族一旦因杜特地被捕及莎拉「彈劾案」而衰落、積重難返，菲律賓政壇將少有能與馬科斯家族相抗衡的政治勢力。

從政府、軍隊、眾議院、參議院到媒體等政治精英集團，小馬科斯幾乎都佔據絕對優勢。特別是獲得了美國的支持，也就意味著得到了軍隊部門的支持，這極大消除了小馬科斯政府鞏固執政地位的最大隱患。菲律賓武裝部隊在杜特地被捕後表態，軍方將保持「專業和無黨派」，致力於菲律賓的指揮鏈和民主機構，並暗示已聯合警察部門嚴防杜特地支持者引發騷亂甚至發動政變。

（本文作者為中國南海研究院南海歷史文化研究所所長、華陽海洋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原文刊載觀察者網）

間安排網上會議。

在舊有的手動辦理方式下，旅行社或其他第三方代表可代為辦理申請，無需未成年人或其父母/監護人親自到社會福利部辦理手續。

許利科解釋：「曾經有個案，旅行社只提交一份特別授權書，便代辦未成年人出國旅行許可，這對我們而言存在風險，因為我們需要負責。」

兒童出國許可證可網上申請 須與家長視頻驗證身份

本報訊：社會福利部現已將未成年人出國旅行許可證的處理程序數字化，取消了允許旅行社代表申請人的手動方式。

社會福利部法定項目助理部長艾達·許利科（Ada Colico）於週四的新聞發佈會上表示，推行網上申請程序是旨在防止人口販運

及其他形式的剝削行為。

許利科指出，舊有的《未成年人出國旅行許可》申請制度存在風險，因為孩童及青少年無需親自到社會福利部辦理手續，也無需出席面談。

根據新申請流程，未成年人及其父母

或法定監護人必須與社會福利部預約視頻會議，作為額外的身份驗證。

許利科表示，此舉有助社會福利部「確認並核實父母或監護人已同意未成年人出國旅行」。此外，她指出，父母或監護人再無缺席面談的理由，因為他們可按照自身時